

川流不息

徐 巍

由来。大家当时戏言，长江、嘉陵江、岷江、沱江四条大川组成的地方，当然谓之四川了。后来居住渐久，才晓得所谓四川，乃宋之川峡四路之简称，当时的四路分别是：利州路、梓州路、益州路、夔州路。当时的夔州路治所，即在今之奉节，当时的利州路，治所即今之广元，这两地至今仍是东、北方向出川的咽喉要地。巧的是，无论是当时的川内四朵金花，还是如今的成渝双雄，都位于长江或者其支流沿岸。长江对于川渝地区的重要性，从古到今都是不言而喻的。

我曾在广元剑门关，凝视着抵挡住无数金戈铁马的巍巍雄关，遥想古战场的硝烟四起，战马嘶鸣。大诗人陆游一句“此身合是诗人未？细雨骑驴入剑门”，将报国之情付与这无声的关隘和不远处奔流不息的嘉陵江。如今的剑门关早已褪去硝烟，“水村山郭酒旗风”，剑门关旅游区之外，商家林立，热闹非凡，招展的旌旗只是为了吸引顾客品尝本地的剑门关豆腐。“剑阁峥嵘崔嵬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的古关仍然气势磅礴，但日新月异的交通早已打破隔绝，西成高铁在此设有高铁站，四面八方的人慕名而来，徜徉于此，享受今日的和平时与繁荣。我也曾游涪江岸上的三台县，登上杜甫曾流连过的牛头山，东望浩浩涪江，“青山意未尽，袞袞上牛头”，想象一千多年前川内大城的荣耀与繁华。牛头山上有川内仅次于成都草堂的杜甫纪念馆——三台杜甫草堂。公元762年，杜

甫曾从成都流寓到此一年零八个月，写出不少脍炙人口的佳作，如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。如今的三台县是涪江岸边一座风景秀丽的小县城，南门古城墙下有县城里最大的蔬菜水果和杂货市场，人头攒动，市井俨然，烟火气息浓厚。一切历史风云退去，只有东门外的涪江滚滚向东南而去，一如昨日。

“九天开出一成都，千门万户入画图”，拥有两千三百多年建城史的成都，风物更盛，最受青睐。杜子美的草堂，诸葛亮武侯祠，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在此当垆卖酒，薛涛在浣花溪畔制笺……我觉得这一切都离不开都江堰。岷江从青藏高原奔流而来，突然进入成都平原，巨大的落差使其势难于挟制。在都江堰修筑之前，岷江一直是四川盆地的大患。正是由于李冰父子创造性地建造了都江堰这项伟大的水利工程，巴蜀之地才慢慢有了天府之国的美誉，当时以及后来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才能享受安逸休闲。从都江堰宝瓶口分出的内江分化为江安河、柏条河、走马河、府河、南河、沙河等数个分流，使得成都平原河网密布，水系发达。虽然舟楫之利今时今日已经没那么紧要，但水利灌溉之功仍在造福一方。纵横的河网惠泽之下，成都还是国家重要的粮食和蔬菜水果生产基地。大诗人杜甫一生颠沛流离，在成都才享受了几年难得的安闲和宁静，“但有故人供禄米，微躯此外更何求”。诗人还写出了于他而言算得上闲适的诗篇：“锦城丝管日纷纷，半入江风半入云”“留连戏蝶时时舞，自在娇莺恰恰啼”……

“夜发清溪向三峡，思君不见下渝州”，李白到重庆思念谁我不知道，我到了重庆，就想约上三五好友，来一顿火锅，在滚烫火辣的沸腾中一边大快朵颐，一边畅叙友情，真是快哉！说起火锅的起源，也与穿城而过的江水无联系。传说中火锅发源于清末码头的船工餐食。时过境迁，曾经成群结队的码头船工消失于岁月流转中，连同曾响彻峡江的川江号子如今都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。我曾在三峡博物馆中领略过这些曾经回荡在川江上的民歌，旋律简单，用词朴实，但字句铿锵，曲调高亢，扑面而来一股热火朝天的劳动气息。虽然无缘穿越历史相见，但不难想见那群在川江上劳作的人们——用脊梁撑起大型货轮盛行之前出川入川之交通重任。在博物馆，除了三峡风物，还有关于抗战的篇章。难忘八十多年前，无数科研文化教育人才汇集于此，在硝烟炮火中仍手不释卷，而无数川渝男儿顺江而下，有许多人长眠于故乡千里之外。前者有功于保存文化与复兴的余脉，后者则让人见到了民族不屈的脊梁。

往事越千百年，一切似乎都在迅速前行与改变。但如果仔细勘察这山河汇聚的地理人文，感受其中蕴藏的历史风烟，你会发现，有些东西，即使历经千百年的风雨也不会被消磨。那流淌在我们身上的血脉，和河流波涛一样，不舍昼夜，奔腾不息。



江苏省美术馆藏。
《中国画《雨山图》》作者吴石仙，

大地

丰州岁月

刘江滨

下了邢临高速，沿省道道魏线北行，顶头是丁字路口，一尊巨大的自行车雕塑耸立眼前：圆形的银色车轮，里含一辆金色自行车，呈腾跃状。自行车在河北平乡县具有特殊的含义，它不单是骑行工具，更是闻名全国、驮载本地县域经济腾飞的“骏马良骥”。

目光越过雕塑向远处延伸，只见一排排挺拔气派的高层楼房参差不齐。车子沿着整洁宽敞的道路行驶，行道树浓荫蔽日。平乡是一个千年古县，县城原在平乡镇，曾为巨鹿郡的郡治所在。抗战胜利后，县城迁到了今天的丰州镇。

小时候，在我眼里，丰州是个大地方。它其实是由郑街（人民街）、后街（前进街）、北牌、南牌四个村子组成。它们连成一片，比农村多了县委大院、

大礼堂、招待所、文化馆、医院、书店、百货商店等。父亲在县里工作，我得以偶尔去那里，逛热闹的集市，在礼堂看一场戏或者电影。

上世纪70年代中期，我们举家从村庄迁居到县城，我在那里先后读完小学、中学。我家曾很长时间住在父亲单位文教局的宿舍。文教局在一条半截胡同里，胡同的顶头是县委大院，大门西侧一片开阔地是一个篮球场。我放了学经常在那里看人打篮球，看得入迷，总要母亲来喊我吃饭。郑街和后街交口，有一个大水坑，足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，一侧芦苇丛生，夏天我时常去凫水或钓鱼。大水坑南沿的新华书店也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。

我家住在文教局宿舍最后一排，相邻的两间房，在一棵大树下搭了个简易厨房。院里有一个自来水管，冬天常被冻住，需用开水浇一浇，才能流出水来。取暖用的是煤炉子，晚上睡前封住炉膛，罩上铁皮管从门的上方通往室外，防止煤气中毒。尽管如此，早晨起来头晕恶心也是常有的事。

我和妻子就是在这个小城认识的。她是外地人，医大毕业后分到县医院。报到那天，她以为头晚住的旅馆是在郊区，走了一阵子才到医院，心想这个县城不小呀，后来才知这就是县城的中心了。县医院有一座三层门诊楼，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是县城最高建筑。投入使用之前，几乎全城的人都前往登临了一番。

父母去世后，我回老家的次数少了

这是一个竹子的世界。

在膳垄自然村，竹子多，一点都不奇怪。它地处浙江南部松阳县的山坳里，四周有五座青峰。青峰易生竹。要从山路进膳垄，必须接受竹子的注目。不仅村口，膳垄的村前村后、村左村右，都是那种一丛丛一簇簇的竹子。它们长得比膳垄的房子都高，数量也肯定比膳垄的人口多。

膳垄只有数十户人家，也就只有数十栋房子。年轻人都出了门，到城里找机会去了。真正在村里生活的，只有二十多位老人。房子黄墙黛瓦，十分古朴。如果要按户头算，竹子肯定是这里最大的户主。

膳垄竹子多，竹子的使用率自然就高。在村子的旧物陈列馆里，摆放着很多竹子做的簸箕、箩筐、团箕、竹椅、竹床。村子的许多地方，摆放了不少类似屏风作用的竹墙——那是用竹竿做成，中间放了很多保留了竹叶的细竹枝。在一户人家的门口，我还看到竹子做成的晒衣装置——两根留了分叉竹枝的竹子，分别用铁丝固定在其他物体上，上面架着一根光溜溜的竹竿。这样的晒衣杆，真是妖娆，加上山里最好的空气和阳光，最漂亮的裙子晒上去，也会有幸福感的。

我还看到用竹子做成的一个隔断物。它是由两根长竹子分别挖出槽，再将一些短的竹片插入槽内做成，有些年份，看不出竹子的原色。它挡在一个路口。路的一边是一户有围子的人家，另一边是一个悬崖，确切地说是一条很深的水渠。水渠里没水，隔断物内是三只鹅，正伸长脖子，发出激烈的声响。

这个十分家常的场景，有着令人倍感温馨的氛围。隔断物背着鹅的那一边用石头抵着，还用了一根竹棍支着。最有趣的是隔断物上贴了三张红纸，因为春节才过不久，红纸颜色新鲜，分别写着“鸡鹅成群”“天天下蛋”“永不啄人”，反映了主人俏皮的期许。

那隔断物因为是竹制品，竹节错落有致，是典型的田园风格。可是膳垄的竹子远远不止这些。膳垄的不少竹子，是十分有想法的。

比如进村的路口，摆放了一个立体的竹制品。竹制品有成人的床那么大，并且有竹竿做的沿边。中间是用篾片编织的图案。但它又不是一个完整的块面，有一块突然呈九十度凹陷了下去。这使它有别于实用之物。正对着竹制品的一块牌子告诉我，这是一件艺术作品，是一种装置艺术。

它立体地摆放在路口，仿佛一个招幌。它的旁边，是一丛长势良好的小竹子，种植的地面呈长方形，一看就知道是有人特意设计。这也是一个美术作品。它想告诉来访者什么？生命，自然，绿色与生长？

村子四周安放了不少被漆成灰色的铁牌。它们是一本关于竹的立体诗集的面页——每一块铁牌上印制了一首古人咏竹的诗歌。许多竹子，就摇曳在这些诗里，成为膳垄一道独特的风景：“人水文光动，抽空绿影春。露华生笋径，苍色拂霜根……”（李贺《竹》）、“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……若对此君仍大嚼，世间那有扬州鹤？”（苏轼《於潜僧绿筠轩》）、“凛凛冰霜节，修修玉雪身。便无文与可，自有月传神。”（杨万里《咏竹》）、“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原在破岩中。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。”（郑板桥《竹石》）……

村尾有一座奇异的建筑，是一幢依山起伏、取名“玖层”的房子。当地人告诉我，这是一座乡村美术馆。房子倒不是用竹子建的，但竹子依然是重要角色：

——服务台旁边的柜台里，摆放着许多工艺品。很多玻璃茶杯上，穿上了细小的竹子制的衣裳。一只只茶杯瞬间成了有现代感的工艺品；

——一小块墙上挂着一个玻璃框子，框子里是很多根极薄的卷曲的被染成黑色的篾片。它们在框内的摆放肯定自有

膳垄的竹子

江 子

规则。它们的寓意，有可能是时间漫卷，也可能是往昔回忆；

——主人给我斟茶，那用来搁置茶壶茶杯的，是一个用小竹子为材料做成的茶托。茶托上的小竹子竹节丰富，给人特别古朴又现代的印象。

在村中同样叫“玖层”的黄墙黛瓦的博物馆里，竹子更是无所不在：几个房间的灯罩是竹片做的，一开灯就有十分温馨的黄光。博物馆里的许多艺术品是竹子的材质。其中一件，是特别有几何感和未来感的极其精密的微型建筑，它一头像船翘起，另一头却又像摇篮或洞穴。它有类似船舷的东西，却又似乎有着其他的寓意。

这些有想法的竹子，当然不是乡村的自有之物。它们肯定是来自更现代的文化，更前卫的艺术观念。就像博物馆、美术馆，也不是膳垄的原本之物。古老乡村的本体，是谷仓、祠堂、猪牛羊圈。

第一次去膳垄，我就深深地喜欢上了它。我喜欢那些依照山间地势建成的高低错落的黄墙黛瓦的房子，那些起伏的仿佛可以呼吸的石头巷道。这古老的小村子有着某种天然的神韵。我喜欢村庄内外传统的竹子和现代的竹子，我想，如果它们开口，传统的竹子肯定说松阳方言，而现代的竹子肯定一口普通话。它们在一起，让村庄产生了奇异的张力。

我由此感叹村庄的奇妙。如此古老，却能无缝对接现代，如此空寂，却正好可以盛装艺术之美。它是包容万物的母体，是无论多么久远依然可以无限生长的精神故乡。

在膳垄，我见到那位不远千里而来主持乡村美术馆的美术家。她瘦高，目光沉静，举止文雅，说话慢条斯理。我竟莫名地觉得她像是一棵竹子，充满着生之绿意，而饱满的对美的信念是不断攀升的竹节。她的内心摇曳着膳垄的日光和月光，已经与这里的山水自然融为一体。

杂记

些。但每年少数几次回乡，也把小城的变化渐次收入眼中。如今回去，大都住在丈仔家里。他住在一个新小区里，是多层楼房的五楼，一百三十多平方米，三室两厅两卫。房间干净宽敞，水暖齐备，与我的省城居所并没有不同。早年间回老家过年最发怵的两件事——寒冷和如厕——如今再也不用担心。我的哥哥姐姐们，大多也住在这样的楼房里，也有的是单门独院。

我在这座小城学习、生活的日子留下了太多记忆，仿佛一幅幅老照片存放在脑海里，不时与几十年来的变化交叠映现。那时，县城更像是放大的村庄，街道上跑的，除了自行车汽车，还有牛车马车。我就读的北牌小学南面不远，就是一个骡马交易市场，琅琅读书声与马嘶驴鸣相伴。如今的县城，更像是缩小了的大城市，私家车、公园、超市、社区、酒店、高楼等应有尽有，人们的生活与发达些的城市市民大概也没什么两样了。

小城的发展寄寓着人们对生活的美好期盼。如今可以欣慰地说，理想已经成了现实，日子还长，小城也必将愈加丰裕而美好。



我的故乡是北方内陆平原。在儿时的想象中，远方那些大地的起伏和曲折，有无数珍奇宝藏蕴藏其中。于是便向往江河山峦。长大了知道，先贤有云“智者乐水，仁者乐山”，山水在老祖宗眼里，不仅是风光景致，还关乎审美观与价值观。

十四年前，从沿海某地迁居四川成都，因为工作的缘故，经常穿梭于成渝之间。除了尽享两地麻辣鲜香的人间至味、领略两地不同风土人情之外，也与这片巴山蜀水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摊开地图，四川盆地和川东山地被长江及其大小支流串联起来，前者“水旱从人，不知饥馑”，号为天府之国；后者携江带山，尽得三峡之利。流连在这山川锦绣、风光醉人的所在，足以令人乐而忘返，不知归途。

金沙江从西南川滇高山峡谷逶迤而来，在宜宾和岷江交汇。自此以下又合沱江、嘉陵江、乌江等大小河流，江水一路遇山开道，势不可挡，劈凿出数百公里让人叹为观止的三峡绝美画卷，一直到“江出西陵，始得平地”，才为这一千公里波澜壮阔的川江画上了美丽的句号。犹记得，刚来四川时，和同样是外地来的朋友探讨四川得名之

集，收购、批发、竞拍、带动零售，终成大气象。

花市里慕名而来的省外游客较多。而卖花的，也不乏外省人。他们大多是经亲朋好友牵线，走上了这条谋生的路。当然，往往也少不了倾注其中的对鲜花的喜爱。小菊，这位卖花姑娘的名号，源自她主卖的花——雏菊。名号与主卖的花名同源，在这里是一个普遍而又有趣的现象。她旁边那位主卖玫瑰的男子，说自己名叫“海洋之歌”（玫瑰花的一种）。小菊是成都人。她说自己永远记得六年前的生日——朋友们不约而同都给她送鲜花：灿黄的玫瑰、大红的康乃馨、雪白的满天星，还有蓝色的勿忘我。在小小的房间里被鲜花簇拥，也被幸福环绕。彼时，一个梦在她心中开始打苞、绽放。那年她刚大学毕业不久，尚供职于某高级宾馆，毅然决定筹资做自己喜欢做的事。来昆明卖花，既遭逢过山重水复，更邂逅了柳暗花明。和其他众多卖花人一样，如今小菊每天晚上要在热闹的拥挤中去批发鲜花，然后连夜把多余的叶子剪掉，每十枝扎成一把，天亮搬上柜台。我看见她的手指被染成了墨绿色，手掌也有划伤，但她始终微笑着。她说，要生意兴旺，就不能只顾追求利润，对老顾客，她常常会热情地加赠其一两枝特别鲜美的花。她在自己柜台的鲜花丛中，安放了一块纸牌，上面写着：“愿你眼里有光，心中有爱，屋里有花。”

安徽女子阿艺深谙插花艺术。她只要一拿起剪刀，咔嚓咔嚓，开合如轻拢慢捻琴弦。她说自己运气好，开张不久，就有人很郑重地来订购花束。晚上看昆明新闻，在一个特写镜头里，她认出那束迎宾花就出自自己的手，别提多开心了。她说卖花是一门艺术。买花也包含着学问。她会提醒来买花的年轻人，求爱应买花枝为单数的花束，而玫瑰象征爱情。她会关照顾客，看望病人，以买玉簪花为佳。这种花，一朵开得比一朵高，暗含祝病人日益健康的心意。

斗南百花竞放，把难以计数的尚美的花集合在一起。这里的花朵绚烂了多少房厦，浪漫了多少时光，联通了多少友谊，促成了多少爱情，祝福过多少婚姻，喜庆过多少盛典，谁也说不清楚。那天，穿行在鲜花的波峰浪谷之间，看着、听着许多鲜花般的故事，各感生活美好。手捧一束被精心修剪过、花束离开时，有那么一瞬间，我真想转身回去，把手中的这束笑着的芬芳送给徜徉在花海里的某一个可爱的人。

在这花海里走动的人摩肩接踵，有穿着入时的年轻人，步履稳健的中年人，还有不少头上缀雪戴霜的老年人。过道上，总有人推着小车来回，上面挂满了鲜花编织的花冠花环。来到这里的姑娘常会买一顶花冠戴上，嫌不够的，还要买一个花环套在脖颈，再买一小枝花插在胸前的衣兜里。身上的花朵，随步摇曳。不是要与花比美，而是要与花相映相融。

花市的形成由来已久。我国唐代的诗文中就有相关描写，说明当时已有了以花谋生的人。而昆明这个大型鲜花交易市场形成的奥秘，可从它昔日的名字涵义里寻找。斗南旧时名字意为“向阳的坝子”，这样的地方适合种花，这里的人们也世代喜欢种花。实行土地承包后，种花规模不断扩大，花商云

斗南花海

原 因

